





誠齋集卷第一百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尺牘

答虞侍郎

某伏以即日廩秋暑退新涼入郊恭惟侍郎左史舍  
人國史尊契丈玉如立日泉天棊忠盡台候動止萬  
福某老病塵狀已迫夕暉摧墮餘生先朝露天上故  
人憐我蒙我之惠也念念欲致一字之敬多問細憑  
樞知叔孫草儀為時綿蕝正當橋山事嚴之秋既而  
季孫奉使為國光輝又有漢節星馳之後蹉跌至此



竟蒙雲錦之書先墮紫荆之下清誼至別詞氣幼愉  
至於毛穎所不能盡之精微又託蘇君口以傳授其  
懇款古之交也將別而悲後之交也既別而不思合  
執事之於野人一別之後無歲不存問無書不懇懇  
在外既不踈屋中踈不踈也豈野人有可思蓋執事  
自此作古人事而見思野人也祇荷祇荷魯禧之詩  
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少陵之詩不乎雲霄  
今已<sup>遍</sup>台衮更誰親敬賦二詩以仰祝焉伏惟財幸  
某惶恐再拜追越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  
媿即日恭惟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為役

若曰取履結鞵尚堪指縱也長者諏吉陸賈編觀諸  
子南昌大兒玄之尺有咫尚未能作意一往矧其餘  
乎退之云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分萬山隔一嘆  
然中男次公秩滿將來歸矣

某荐蒙別紙鐫諭斐然之文欲求當代名流善書者  
書之以入石教間命矣抑非元次山之頌莫稱魯公  
之妙畫非六一先生東園之記莫稱之奇字某也何  
人乃承此寵悚仄悚仄

荅周丞相

某昨委材翁攜擬試詩賦呈似不敢奏記蓋恐仰而



塵玉宇之報今反拜賜華袞之褒崇懼交如也六王  
畢日五色本是丞相擢挂之長技某本以墨義進而  
數安石之洛詠烏其廣額丰眉舞袖琅當手足俱見  
矣昔半山老人公讌觀優未嘗解顏而一日偶對之  
不覺一粲或以問公公曰吾久思咸恒二卦不得其  
義適得之而喜耳某或者獻笑而適遭其喜手推謝  
不莊仰惟原

荅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牋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吳推  
薦仰于中二千石親民任使之京削揆今之請行於

今之倍是犯二不韙焉觀勢涼燠者今倍其不然乎  
大長孺嘗得京丞相而作親禮札薦於胡總德不昇勢之  
燠者莫相君若也而尚不功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  
書也然則燠中差諼而不能炮烙我者亦不能動悟  
也况其退休冰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一也昔祁大  
夫奉其子君子不以為私近呂文穆公奉其猶子文  
靖至謂有宰相才當時聞者不以為欺至於齊暉則  
有以目其為宰相映之第而不敢取焉某何人薦其  
戚黨於執事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也敢  
其執事度越一世之拘事追還千古之奇偉得其書



躍如也舉其人沛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  
物一言一字無非實語矣退翁大夫不疑人欺  
已僕何足道哉微執事孰可以當道退之所云者  
乎多言何足以謝天恩之萬分獨以屋舍之倍行古  
之道為執事賀也

答福州帥張子儀尚書

某屬者奏記仰千筆端之膏潤牒試王親茲辱報教  
聽請竊聞熟官要人求者不少皆施施距之獨曲徇  
一故交野人之求薦舉不以勢而奪交游不以寒而  
棄萬物皆流金石獨止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在門

下其將焉在寸心感服有量數疇昔呼偷兒之簡遂  
玷鐫饒送似墨本覽之汗如水漿可以為縱筆浪言  
者之戒矣傳聞三山公帑有唐文粹大字板本嘗求  
一編以遮老眼未拜賜何也得寄王應衍秀才許無  
沈浮耳

與權運使

某惶恐敬致迫切之懇女夫子修職即泰寧縣丞陳  
徑瞻於學問工於詞章臨民廉惠遇事勤敏蚤年登  
庚戌科第前任為吉水主簿今者適有天幸乃獲駿  
奔趨事千卿月使星之未光天其或者將與之神羽



翰而雲飛脫泥塗而淵泳也某過不自量其老退之  
蹟輒恃典台座前有同朝十五年之舊後有鄰邦二  
千石之苾僭致古人內舉不避親之懇上千笔端膚  
寸薦進之潤竊推陳丞前任未滿而解官今任通理  
至來歲之冬乃成三考妄意欲望台座特輟嘉泰三  
年上半年以京削以為破白之舉名賢一唱諸臺必  
和倘辱未忘貧賤之交尚萬金石之契驩然收卹仍  
乞來歲先賜照牒以慰老懷信其有可望之期也仰  
惟比不報之恩泰華未為重渤澥未為深堂惟陳丞  
得出門下實某得出門下也一寸丹心天寔臨之

與周丞相

某宿昔奏記且以虞公銘詩呈似一寸丹心端欲求  
指畫之益非以徼浮寔之譽也乃上勤鈞翰之報至  
假以子長之褒且謂彪固而下不論文命群易汗背  
頽顏抑某偶當虞氏兄弟授簡之貴永懷知己不報  
之恩舍己不承復誰諉者閔免下笔所謂儉父學人  
作馨語見童羅益効樽俎者仰睇彪固之門墻尚不  
敢充員於衙官筆吏之列而何暇子長之譏也乎非  
小人不肯之患子長不肯之患也汰哉丞相專以文  
許人手至以子長許人手此抑所云不爾則人不果



獎者乎丞掩荀躒之耳未敢頓包胥之首也以榮以  
懼以媿以感示教當改為神道碑即以登時別改書  
丹矣至如書史誤以戮為戮亦蒙是正而文病之尤  
者乃獨不揮匠石斲鼻之斤不試醫王洗腸之方豈  
姑摘其細以寒其求新其妙而不屑於教乎再作得  
一書荅虞氏兄弟今納一本不啻唯發仲尼之一莞  
猶未絕望於竄走之誨

與隆興張帥

某惶恐小稟女夫子修職即新泰寧丞陳經贍於學  
問工於詞章早年中庚戌科前任為吉水簿今滋之

官沉舟之役塗出南浦欵行於橐兜戰轟之前茅  
以望見台斗喉舌之末光仰惟一世之儒宗文師天  
下之鉅人長德謂之進而不拒使得瞻仲尼之日見  
老子之龍後進之士如天之福何以代此進越惶恐  
與本路舉張即中

某惶恐小稟女夫子修職即新泰寧丞陳經工於詞  
章達於吏事早年中庚戌榜前仕主吉水簿今茲之  
官汎舟之後道出臨川仰慕一代名德之尊願瞻入  
使光華之未敢望戶即不拒連教謂進碑德以觀道  
德而聽教誨不勝後進之榮躍



某惶恐再稟大見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  
乃獲充負弩先之驅少更願追隨掃門舍人而不得  
敢謂台座攬轡之初小子奏記之日遽蒙灑萬士之  
墨剡陟明之章先之以照移申之以奏牘舉詞充榮  
恩意山峩蓋下土鯁生歎求而未敢發者願搢紳先  
生未見而先收卹之老身榮懷罔忘藝極空臆推謝  
萬不一陳仰惟原省

與本路提刑彭郎中

某惶恐仰恃天上知己二十年騰與雅敢鴈行避影  
進越致迫切之恩大見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

天幸乃獲充負先弩之驅被二星之末光全慶盡護  
粗安元職竊斗食以活其孥末在西曹適滿之科荷  
載恩私盡室同心也重念此兒自幼訓以一卷之書  
年十有八嘗忝鄉荐拔能淺陋竟以門子而進故隨  
在千官之底仰惟台座一世之儒宗父師四海之鉅  
人長德餘論所及枯枿再春敢望不斲筆端膚之潤  
誕真屬吏薦墨之後或以奏課或以察廉或以陞陟  
或以十科或以所知一字拜嘉皆踰華衮靡有細大  
莫非異恩第得在伏梁公桃李之園某死不恨矣不  
避古人舉子之私土干膚使拔士之牘一寸丹心不



任惴欵頃嘗預稟矣

謝隆張帥薦大兒

某惶恐大見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  
充負牛馬之下走仰依台斗之末光玉振之所開明  
慶雲之所覆露受容受察成始成終此惠已萬萬不  
貲矣敢謂蒙國士之知度越百輩特灑薦士之墨剡  
發陟之章孝友問學慈祥公勤領小子未能於一烏  
拜奉詞難并之四者矜其忝則華袞未得較其恩則  
岱宗猶輕父子懷仁糜指莫報 筆摧謝未究萬分  
仰惟台察

答趙戶送糟蟹回送黃雀并黃雀肝心醬

糟立解系久矣寄絕交之書詩人審言惠然送解顏  
之味酌淥鄙而延問吐黃下而載欣著籌之瓶之罄  
矣投桃報李媿瓊英玉案之兩兵披絲多脂與心腹  
頭顱而俱往薄言籍手不稱所蒙伏惟原宥

送周丞相丞蟹

某惶恐彭蠡郭索二十輩用四明法丞之以獻極知  
戒殺故不敢生致免使交人畜之池亦不須送與江  
夏黃祖也一笑既微且瀆不勝主臣

答雷運使



某伏以即辰廩秋暑退顛氣高寒恭惟都運煥章吏部玉節天倚霜臺風飛群黎載歌高厚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渙鈞一壑過者弗頌而霄漢綉立軫一日雅遺行李墮素書重幣以將其意名酒以接其驩誨之養生則有隱居所注之偏被以仁風則有晉人所揚之扇休之燠之恩斯勤斯此殆執事將挽回古人之光芒以甄治未造之澆漓而為是舉也不然及躬自視無以堪之世俗感戴推謝之語乃無一二可以藉手報嘉惠也光通之侍未知易日詩不云乎四方既平王曰逆婦又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者耆艾敬

賦二詩以頌焉仰惟

幸

某竊惟則行則藏聖賢之高致有光有晦古今之盛節歷選昭代時則有若都正煥章吏部經世之學遐有淵源華國之文絢於燎火是於立之春風玉笋之班而不為秦分之帥閫使輶之勤而不為淹建之頻年卷而懷之退藏於道林嶽麓湖山之幽深追遂乎紫岩南軒名德之芬香其處也濛濛如隱山之玉草木被其光輝其出也垂垂如出岫之雲海宇徯其膏潤自西徂東特然京兆扶風之節復自北而南為西山東湖之游往來容皆裕如也此其中必有大過人



者而世何足以知之哉天之祐宋為之生賢必不為  
江右一道計昭昭矣退之云胡不均宏執事樞今日  
此責將有在矣金馬碧鷄之訪豺狼狐狸之問未敢  
以為門下賀

某惶恐進越再拜敬問金堂玉右之宅安期羨門之  
媿即日恭惟中外尊推受祉山則其允矣無能為

取履給鞵尚堪指縱某惶恐受賦致賤懇大見長  
儒無尺寸長適有天幸得充負弩之下走不勝大願  
願老先生薰以道德之馥飫以仁義之膏燾之以仲  
尼上律之天時振之以北海薦士之墨使得為門下

桃李廡中病穎實如天之福閭族之榮也一寸丹心  
翬翬悃悃

某伏以廩秋暑退風露高涼即日恭惟判府秘書契  
友作藩政成民頌豈第天悲忠台候勒止萬福某  
老病餘生棄官十年懸車三載雖未先朝露而自絕於  
斯世久矣姓名不徹於貫貴書故不托於故舊如契  
友之賢而文有四十年典游之推而亦不敢以一字  
相聞雲泥相望車笠相僚其勢則然耳而風誼拔倍  
意氣邁倫不遠千里遣一箇行李墮雲錦之書訪生  
死於寂寞之濱篤久要於平生之言此非今人之事



也古人之事也願施之於獨冷之閑人則所謂賢過  
之者歟催謝有陳萬此寧足出處殊轍何從晤對鄉  
若太息願言乃玉在躬以棟吾道即歸視草

右荅全州知府陳秘書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媿即日恭惟尊推受祉山  
則有委不彼伏辱四弊二蕉斑箔非环堵之所宜有  
者拜嘉珍感之至

荅虞制參

某伏以維孟之冬新寒告至恭惟恩館制參直閣燕  
居潭府德名弥高天集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棄官

十載謝事三年老病摧隋幸安田里慶雲之蔭景星  
之光寔衣被之揆厥所元感幸萬。惟序之金鍾  
火鏞西望邈在天半安得叩春容之聲以咨諛聞  
敢請謹網馮戒羞服即膺一札一行之詔征歸三事  
大夫之班

某伏以自壬辰之秋雍國老先生倦之鼎拜孤保三  
諭蜀父老之日面請鈞旨一見東閣之行馬行贍琪  
樹而聆玉振乃知傳鯉庭獨立之訓贊揆路奮熙之  
功自有人也竊喜竊歎此生端不虛矣回首舊事便  
三十年人生幾何良可太息野人既歸休下而直閣



抱負經世致主之業潛稱韞櫝自翫其光不屑小出  
而一施之使朝家不獲蒼舒庭堅立濟之用天下不  
睹韋賢立成相業之繼獨非缺歎遠辱雲錦之書嘗  
草、叙報足時臂疾舊疾偶作今女婿陳丞代執管  
城至今震揚開州人再至乃能具短書以謝伯仲長  
牋之辱老先生銘詩併以呈似茲不重陳  
某惶恐再拜敬問恩閣玉媵即、冬寒恭惟尊、幼  
幼受祉山則有委不外蒙、贈紅紫素羅三千匹下  
拜弥感之至婺羅木錦各二匹聊伴空函匪報也見  
輦辱問勞長孺次公幼與皆之官未及奏記以謝先

生長者之賜也

荅虞知府

某伏以良月有倣氣霞高、即日恭惟恩舒判府直  
閣身作長城卧護國西威惠用、天人咸贊台候動  
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也十有五矣已迫夕曛未先期  
露微我故人燭之以末光何以建此、月楚星相望  
各天一方安得對床聽雨握手論文以院此心之鬱  
陶願言金玉大業棟幹皇家即奉綠綈遂騫紫禁  
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初  
得瞻北斗之碧梧寫鵠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



老先生之典刑文獻盡在魯矣盛德有後老身定交  
自賀兩得之也語雖一星晝思夜夢曷嘗不在鉅塵  
下某棄官歸老山間乃以士子之秋也三請還笏始  
危得之寒灰枯草過者掉臂伯仲間尚記憶老門生  
耶雲錦之書珠玉之唾訪問生死慰行酸寒詞旨的  
愉意氣傾俗老病余生抵掌頓足與生意頓回霜毛  
再玄也惟經世之學濟美之才以淹外庸日許光顯  
如范氏之堯夫呂氏之晦未此所謂於伯仲者老先  
生碑文已付便了也短書以謝長牋之辱茲不重出  
云

某惶恐再拜敬問恩閱玉媵即日冬寒恭惟尊幼  
幼受祉山則有委不外蒙寄貺紅素羅十有四匹七  
史太平治迹老先生制集下拜珍藏之至建本詩集  
一部木錦兩端聊俾空函匪報也

荅湖北唐憲

某伏以即辰良月應期初寒戒候恭以提刑大中尊  
契丈體上好生作民司命霜凜百吏春熙群黎天人  
孚體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媵受祉無艾某老病余  
生死灰不然貴者所棄舊忘也今茲遠蒙一個行  
李墮以雲錦之書勞苦酸寒訪問生死此古人盛德



之事非今世未迄之有者而又寵寄葛洪峻嶮之塵  
非因玉床箭簇之英虹氣貫巖竇浮昂老者得此隱  
居扶衰却老之劑仙人長生不死之珍惜未能死籍  
之可落猶庶幾臞骨之再腴霜鬢之又玄也九頓以  
謝嘉惠系百言而未宣寫拜小兒幼與孺子不足進  
於先生長者之門仰辱招賞之幕一自媿素餐句逆  
賤職而晚留不置恩禮益篤老朽感激何有終窮出  
處異轍安得再望見青天白日之清明願言愛重盛  
德大業即還雞翹豹尾之班

荅彭侍郎

某伏以即辰雲葉獲霜風刀剪水推觀使侍制侍郎  
尊契丈淵兮萬物之宗游乎九垓之上天人咸若台  
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之身一迨夕暝未先朝露芒寒  
旁燭君之餘也極知孤慘逸韻高蹈事外閤扉以謝  
襍穢下帷而對聖賢之名手可得聞而其人不可得  
而聞曲肱飲水其樂也天所謂豈不寧辛苦所懼非  
饑寒不禎固窮節百世當誰傳者耶我欲從之慨其  
實則迹也奉教告灑然便對面豁然頓失心疾吃吃  
王秀才定不凡耳已約渠惠顧當挿所作一日談也  
諸封胡孰仕孰居皆未及共戒語辱詎及見輩皆景



升見子耳長者記憶以榮以感未見願言珍重以棟  
斯文

荅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滕巽胥命雲師來同恭惟致政授奉監  
丞尊契丈集夫容以為裳折若木以拂日天人盡獲  
河嶽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併至幽獨無俚有  
可樂者其惟海內名勝平生故人一一笑一談一觴一  
咏之間乎千江隔萬山阻江內姑舍是也烟火相接  
鷄犬相聞始吾二人尚可語曰疏手哉一居白鷺之  
北一居青原之東一葦可杭而其室則迤其人甚遠

每一念之作惡數日屬者奏記以寫我心以管成老  
矣罷於傳言赤鯁蠢爾拙於寄聲心之精微欲徹於  
下執事何繇而徹也荅教之返貞以致報李也把翫  
未釋而漢水白錦又將一封雲錦而至矣金聲玉振  
駭洞几杖華星秋月淵曜耳目雙筇佳實千顆白圓  
初疑待成紀黃龍之殊又似弄玉孫精金之九驚喜  
自不敢寄專嚮偶有剝琢納謁者日贊曰麴秀才也  
函延上坐入坐觴而俎之欣然兩家之難解灑然五  
斗之醒末矣占謝不敏末後一語惟曰后皇之嘉橘  
與臣朔之桃李歲月論春秋云



荅隆興張尚書

某謹已公牘以謝官壺之賜游奉貢翰以示意氣之  
勤且分似于湖先生之金書兼之有于家問之新刻  
至於君明臣良之大字赴官臨風之留題大篇短章  
日光玉潔銀鈎鐵畫鳳翥鸞翔至寶前窮見驟富  
降拜驚喜榮感萬斯某屬嘗奏記以謝大兒陞陟之  
章繼辱報教再有後日特刻之語得玉求劍敢萌此  
心一諾千金益深謝臆附大於此併祈台察

謝彭提刑薦南昌大兒

某恭承召節以趨介圭入覲亟奏記以賀履復哦詩

而餞行在野人既蒙報琚之賤而大兒復被薦鷄之  
表建請擢用式勒臣工至於趨尚行能之著聞庶謹  
剛方之獨立一謂甚四者准并華衮不足以諭褒嘉  
之榮泰嶽不足以擬恩紀之重階拜銜哉謝詞周諄  
藏之終心言之不足仰惟台慈賜之下燭

荅李厚之知縣

先丈竹林先生銘詩今驛送呈似剔股事恐非不說  
於教者政犯鄂人對之大禁也故微其詞泰漢以前  
無塔字韻書云浮圖也故易而榻亦傳以豫章懸榻  
之土風望示報庶如不作石頭驛耳



答胡撫翰仲萬

某伏以即日近臆如春恭惟仲方撫翰學士鄉兄賓  
贊戎閫天棐賢哲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世所擲於  
道旁者每蒙書札訪問生死公自為德吾何取也吾  
州又添一趣班人未足為貨添一詩八真足為青原  
山賀 龍山十詩其味黯然而殊古后山風致使阿  
温老兵知之追恨當時坐上初此客于耳蹉嘆不  
足卷而復輸無論餘子者亦當避路淡先生有孫  
李永亡友有子此何可當也來歸迹止豫為兆喜願  
言弥重臺家即以薦臺鳳閣貯之某悚息再拜敬問

契家六珈九鳳月上即日尊稚均祉餉乾桃及書笥  
佳甚降拜珍感兒曹荷聲次公子前月二十五日秩  
滿計漸當歸尚未至也

答王晉輔

某伏以即日臘雪端歲恭惟晉輔上舍鄉友茹古之  
餘神介尊候萬福某老病怯寒萬願隕於臍以附似  
紅之火乃蒙一個行李踏瓊瑤之迹詔書札以尉存  
之北果白燭惠然朋來今夕濁醪真不孤寒須專春  
二字小俟霽暉呵筆炙研勉為作也願姑徐之近詩  
未敢拈出幸察



答周監丞

某伏以若歲春秋益國已免其奏記贈我錦綉乘成  
復講於多儀高詞清鏗笙鏞以間至寶琬琢金玉其  
相如遺百味之蘭生侑以四老之橘戲淮泗入舟之  
白湖海半殼之黃初疑食指之予欺頃使饒涎之泉  
湧銜載不淺憂虞實多昔歲有比杏之盟比敢為於  
戎首今茲報東門之役罪難逭人適先願夜鑒於降  
藩旬後來之反旆頓首哀<sub>下</sub>翰<sub>下</sub>捺心戰兢謹具劄子摧  
謝仰惟台察

與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平地尺雪允霽益寒恭惟致政提舉監  
丞鄉丈飲瀼餐霞御風騎氣共造物而同遊典泰初  
而為鄰三神交歸純嘏畢<sub>一</sub>台候動止萬福金臺玉  
室之宅安欺羨門之媿尊<sub>一</sub>幼錫羨惟鈞某主臣  
敬以今茲嗣歲將與端策遇泰陰外陽內小往大來  
是為君子之道長之辰丕應五福類升之慶某生涯  
短褐行李長鏡願隱於臍方縮焉而如蝟風其吹汝  
覺煖然而似春敬上三百一斗之觴仰祝千二百歲  
之壽謹具劄子陳賀恭惟台察  
某惶恐上覆吾州大禁不敢以茅柴觸網帥司襟帶



堂乘壺北果四套進越為壽蒙不麾去有萬其幸

尉秦宰

某恭聞諶堂太宜人壽考康強弗祿無艾如魯偁之  
母如戴勝之仙謂宜萬有千歲以享榮養不審何恙  
靡已遽至大故聞訃悼心怛然恭惟<sub>魯</sub>孝如曾子純  
孝如考叔驟罹哀疾何以堪之某老病待盡不克奔  
弔敬修尺疏以寫慰不腆奠儀<sub>之</sub>別楮恭惟台察  
山川悠遠護歸勤止願言<sub>哀</sub>哀以襄大事有委不外

荅福帥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梅歲錢雪柳風迎春恭惟判府安撫閣

學尚書尊契丈上即閩府移鎮蘇臺尺五近天一星  
朝斗高厚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與病階胥會而  
集夕曛無几朝露未先天<sub>一</sub>故人憐之載之以及於  
斯也新除家使頗似永叔覓察以迎穎然上意有在  
當如君實赴陳而過闕為賈後賀不任安先書已重  
知不敏之作矣至於蘇司業之酒錢<sub>亦</sub>君謨之玉鑄  
羅池之焦荔嘉惠狎至拜辱不暇瓜牛之廬殆塞款  
破感戢恩意南山之竹不足寫此懷抱也契堂新記  
示教古文兄弟繼重為郡漢人訖為盛事<sub>載</sub>之風謠特  
未晡祖孫先後造建戟纛於元戎之間耳潞公德盛



之堂其子作之坡記之豈若當家之坡自記之哉絕  
妙好辭敬無古人矣惡詩寄顯別楮錄去或可附記  
碑陰否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登釣樞以世厥官

荅贛州薛侍郎

某伏以即辰元夕將臨寒暄方戰恭惟判府侍郎尊  
契文卧護上疏外撫百粵惠化威惠民頌天迪動止  
萬福某老病余生犬馬之齒今年七十有六矣棄官  
於壬子之秋乞骨於丙辰之春 聖恩特異玉音宣  
諭京丞相云楊某官薄之年未及章却復上至己未  
之冬乃得其衣冠長為農夫以沒世矣道旁老櫟過

者不顧契又不式數遺尚珍鸞臺樞府偕緣之推若  
節春秋必修時事移書以訪生死送酒以通懇懇願  
僕無淵明之高公有王公之賢公奚於僕、有媿於  
公耳鎖江主人能置酒願渠且仁莫終更但賦山谷  
之詩以抒御戢之衷也然天生大賢必使澤四海豈  
獨誦之外庸以私庇一野人乎前年戲之耳魯公平  
易近民之政王襄中和樂職之詩類非佞吏所能為  
也下轉上聞歸岩節秉鈞樞可倚而俟惟貴珍大業  
以對越焉

某惶恐再拜敬借易敬問契台眷春寒恭惟尊、切



幼受社山則益公共野人同居一邦信如諭弟野麋  
山鹿畏入州府己未之冬聞益公新樓落之即駕柴  
車一往觀焉而州郡即招以公譙繼以臺餽是柴克  
從子教子與無戒心也因與益公相視而笑一揖徑  
歸雖却郡禮而得免焉自此每有相思折簡而已蒙  
問故及山間有可委否

與新吉守劉伯協

某伏以即辰天氣澄穆風物閑美恭惟判府太中十  
乘啟行五馬南來十里載歌三神送喜台候動止萬  
福某敬齋宿奏記以逆執事之顏行仰惟則幸

某蓋嘗近選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而江西人物  
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備以道鳴如  
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  
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脉  
不在執事而誰在乎宜其根諸心形諸事賦諸政者  
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郴江之  
旼至今手之舞之居州適有天幸上賜仁侯然州民  
則有其來何暮之歌臺家必有無疾其驅之詔朝野  
爭賢若為應之盍亦一臨吾周吾月報然後寄徑乎  
即宿卿月之躔橫驚乎簪筆持橐之地政未遲耳某



也亦歌暮一人之數者輟輒採民言哦為短啟以代  
乘常之先或辱一覽而抵諸地  
其惶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歎羨門之  
媿即辰恭惟尊尊幼幼茂介春祺某老病無用抑尚  
堪取履結鞵也

荅王監簿

某伏以即辰春事強半寒氣未得恭惟判府監簿契  
丈至孝欽承几筵天裴思之履支持萬某老病余生  
中衣人僵卧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柴門寂寂無雀可  
羅而况長者車轍乎敢圖首龍薛鳳伯仲之間尚遺

忘先相公翹村長鐵之下客先之以一個行之書禮  
申之以式之玉季之親臨勞苦之緘彌勒加遺之儀  
益腆父老驚恠泉名焜耀白頭一黃冠野人莫測其  
所以得之之繇弟極其所以感之之切多言為謝萬  
此有足耶未見君子願言念門戶重人之寄但聖賢  
毀瘠之箴右有韋平令有范呂皆父子鈞軸後先哀  
綉茲老友所望於門下者其勿與庶人之孝競一粟  
之苦

某恭承介第佈於惠然照臨袖出伯氏尺素之書面  
授相國言行之實付以紀述詭之以銘章自視淺陋



之學久矣就荒絕壑之思槁乎將落燭之武所謂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亦安能稿詞振藻以頌盛德大業之萬分寫勲鴻烈於千載使典舉伊先鞭周高召上風乎欲披襟則在蕪拙為已僭欲避席則在交情為已踈三省九思日不決而介弟言之而不置迫之而不釋閔免授簡惴惴靡寧然尚有餘者千慮之一吾家子雲不云乎水避碍則通諸海人避碍則通諸理者六一先生作范文正銘其間書文正典呂申公事極有典則務從忠厚而范氏子弟不知六一之深旨往不澤此意已託介弟口傳於

聽下矣十月之交可違便了來取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相門玉婣即日恭惟尊幼幼茂介春祺令弟府判中縣直閣府判司令棣鄂入判龍孫枝九鳳受祉山則廬陵有委不外頌既筆墨香茗蜀圖石器北果腊糜拜賜感之至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

尺牘

答蕭國博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蒸惟景伯國博鄉  
夫教胄溫栗物望歸赴天棊可大台候動止萬福某  
老病余生乘化歸盡自枚自棄之蹟惟幽屏之不遐  
淵潛之不深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久矣誠  
不自意平生故人不問書泥之異勢不忘貧賤之素  
交墮鯉對之斜行寫鸞鳴之軟語諏暄涼而訪生死



自視陳人何以拜此成均封殖棟幹之園也異時位  
三槐間兩社者孰非由此塗出願言宝珎之即對越  
西崑南榻之除以梯乎臺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  
年回首鷄聲之月茅店渭城柳色之雨以寄絕之書  
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鴈峯長男長孺  
今茲六月又之官南浦小男幼輿六月又之官澧浦  
其勢不容不東征逐子如曾大家也必不得已從其  
近者莫南昌若也又怯昇行冬春之間乃可作汎舟  
之後年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始有還合之望兩  
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笑抒謝不莊伏惟財

幸某恭承命戒先國太挽章靜庵記文塵封破研蠹  
索城久矣閔免各紬教語以寒盛意公家醬龍當日  
吾太公望子久矣荷荷

契家台媿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乏使否願承命幼  
與每蒙燕集盛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旅瑣感哉不  
淺寄餉水芽當為君開包碾春風煖而候蟹眼也正  
恐無五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攬只共杞菊藜藿之  
腸背借一耳

荅胡左藏

某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袂兆恭惟李解判院契



丈容與鴛行式法大有天棊勃肆台候動止萬福屬  
蒙便了啄門賜以先集已嘗權謝小兒來歸重拜誨  
帖且餉以黃草龍目離支矜之以為暑服則太勝細  
葛之含風擘之以拈春酒則未減紅綃之裘玉降拜  
你投則百斯感某棄官九年所待一死自分與長亭  
短堠永失絕交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  
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小男幼輿九月久之官  
其勢不得不東征遂子如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如從  
其近者莫南昌若也而又未能暑行心也冬春之交  
乎至來秋次公秩滿未歸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

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閔笑都內之署相州樺圭  
蓋嘗居之矣相業權輿不在茲乎惟你重以須

答袁侍郎

某伏以即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官使殿撰侍  
即尊契丈奉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寰中  
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嬉咸慶某非日有  
自城中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  
約理明如斧折薪如水赴壑二五兩爻尤為易簡若  
乘此破竹之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八卦矣何必如某  
旁搜幽討枉却十二年之燈大手倚撫風火等詞皆



切中二豎所居者医和之日那得遁疾當問聞而藥  
之也感極荷極易贊敬為書一通且妄不一轉語又  
未知道着否晦翁可痛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閔吾  
道之興衰非細事也亦既遣人弔祭之得其子父之  
報章矣敢復以為朋友唁也願言亦重即看賜环

荅徐用之知縣

某伏以即辰沆碣遇中高寒已早伏惟用之知縣學  
士寮舊久御祥琴孝思未愬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  
蒙誨帖命戒先丈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  
老病微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

代作如錢侍郎仲耕孫檢正之父諸銘吉州設廳諸  
記皆其筆也唯莆田陳丞相葉丞相建昌張彥文尚  
書新安程給事元成諸公銘詩乃平生或恩或游之  
至深厚者不免強為牽課耳今君房遠出禦說去家  
當徐圖之或親作或令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  
一石也幸小紓之如已就托黃廬陵將致差易耳即  
聽新除

荅黃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廩秋遇中顛氣以爽恭惟提舉即中契  
丈玉節光華使星淵霜日所映海波不興三神相之



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幽屏死灰不燃平生故人不  
待寄之以叔夜之書而庭久無退之之跡矣契文盛  
德無兩高誼寡二獨迓梯天之栢左顧釣月之灣父  
老縱規猿鶴呼舞賢者自為人所不為野人有以致  
此客則否矣遣騎墜誨撫存押至先之以東京之玄  
纁申之以司業之酒錢至於室熏名果重紫照坐落  
英稿頓回生意吟窓東壁皆作春溫書史龔生又辱  
收補塹人支錫月給某無穎士之才安能使役者見  
愛而不去非故人此舉則掉臂則旦暮耳多詞不足  
盡感之一家未見願言愛此大業即還第頌之綴慰

此老懷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台媿即日涼秋恭惟尊尊幼  
幼咸集純嘏有委不殊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已交職  
老身就養小須少男冬問之官禮浦然後議此行其  
上春之間乎令親伯玆近方得書過望過望

與衡知府趙判院

某伏以即辰廩秋十半灑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新  
拜魚書輟從鷺序高牙乃建幕府初開神大是孚台  
候動止萬福某謹齋宿奏記司契仰惟財幸  
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麟趾公姓異人材立時則有



若莊之詩文時德則有若德老之勲賢時則有若從  
善之才氣漢之政駿唐之白賀方之福矣今又側聞  
判府判院妙齡蘄然卓詭絕出揮五色筆草三千牘  
掃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聲光映千佛名經  
之中鳴弦柱縣則如葉下之馴彩雉分月名城則如  
竹西之寫鳥絲晚登春風玉笋之班已藹秀出班行  
之譽翩然厥直自詭一麾清氣開衡嶽之雲高吟動  
湘江之水借曰遠民之福其若海內之望青規紫禁  
衣邁其婦子淵所謂可倚而安也某老病幽屏姓名  
不至朝貴之門十年矣天誘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

趨大府牛馬走之下陳困之修敬惟一攬而擲棄道  
旁云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閣玉婞即日秋清恭惟尊  
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效老聃之 驩以承命  
某惶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云初殊未更事幸得充  
員衡之安仁監稅仰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各有一  
天也憐以慶雲照以德星霑以膏雨舍魯何適矣不  
勝舐犢之私仰瀆聽衡之公無任主臣  
事加人數等所至吏畏其廉明民咏其慈惠某典渠  
乃翁中書舍人安行而同朝著情誼如骨肉父子交



游二十余年此即今宰劇邑盤錯根節褻沸湯火墮  
身其間不敢不勉然非外臺獨有之天憐以慶雲庇  
以萬間涵以滄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某敢以為記  
渠今歲季夏方厄職耳三月之間已有美声年歲之  
間必有可觀恐差次部吏此節得在闌門桃李之下  
陳不勝幸願之至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幹文直閣過普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歲十  
二月入城見益公云仲憲十月一日不祿文間問驚  
悼涕泗交頤不知到官几月竟以何疾而終天文丈

人三子十一孫惟先丈仕官方將光顯而遽罹大故  
吾親萬里獲喪徑灑瀕出巴蜀歸塋里閭不使其父  
為旅觀客魂千辛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孝老懷忽  
聞來歸悲喜交至歎重歎重久探無消息昨日得季  
周報老疾之身久罷慶弔一二日間當遣幼輿奔慰  
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宜節哀以終大事不懸

答南豐陳宰

某伏以沆瑒過中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契  
兄三月報政千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  
敬上記以謝先施未見願言愛重不貲之業對越選



表之除至望跂跂

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諼遣騎墜  
誨再披三讀恍如瞻清峻而聆淙琤也鳴弦几何特  
而學道愛人之声典風俱來以儒飾吏故應有此不  
敢望於他人者耳某老病幽屏道旁之傑過者不顧  
故人相存之意誼風凜然足以追舊倍而回之感嘆  
不足摧謝不荏悚仄某再拜敬問契家玉婣即日  
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不外大兒長孺前月二  
十一日已庀職南昌小兒幼與咸陽客舍每辱臨存  
尤感故意之長也諸司惟俞漕甚厚今納一書因便

送達契兄何待於此除貲無一日稚頌祝麗參至感  
徽筆二十枝聊伴空亟匪報也

與俞運使

某惶恐白事故人南豐宰臣通直

名與先人同  
從從市

文學政

荅羅必先省幹

某啟清曉已專僕奏疏馳慰尋當聞達行李交至伏  
辱于筆赴告披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即宅  
里又為之喜也即辰秋寒云初緬惟息肩小憇孝履  
支福乍歸豈無可委襄事有地有日否京丞相親典  
某言渠家上世皆用浮屠法葬之水火每歲食只來



江皋酌酒三爵燒紙錢數束即是上塚而京文少年  
擢第致位友輔可以見郭景純風之水說繆矣景純  
自遭王處仲所殺子孫亦無顯者而後世猶感於不  
識字之山人仲謀价卿宗屢遷考妣暴骨再三以求  
富貴反招短折之罰老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  
願勿泥此不悉

荅本路安撫張尚書

某伏以即<sup>辰</sup>一雨既霑氣初爽恭惟判安撫華學尚  
書聽履星移次翼軫元帥崇嶺上流繁雄五月政月  
政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福列仙之媿受祉姦兆

某老病罷田受一壘於二天之下齋宿奏記孔夙不  
莫而兇輩禾行之間誨亟已從天而降矣宜先者後  
宜和者唱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諭此作也惟老牛  
舐犢之私仰恩冰壺玉衡之清退而省焉謂借不速  
戾於至公亦當見笑於大方敢圖教仁荅賜恩書垂  
華星而落雲錦諏茹煩悉柎存劬愉先之以不忘于  
湖榜尾之陳人中之以尚憶寒叔坐上之半面夏諺  
謂貴人多忘始亦信之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  
初當此巖邑微仲尼上律之天憐之在上子美突兀  
之屋庇之在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來誨諭以舊



令小縱詣輩不聳聊致詰致使承後者省刀父母吳  
極之德何以尚此某與老妻相語府公恩斯若此深  
厚感至甚泣也至於某不才多病之身一生寡偶幾  
覆車於太行沉舟於呂梁知難而退棄官九載納祿  
再期寒士仰此五斗豈願尚幽獨而取高譽辭實福  
而要處名孰先人門戶日就壞墮已既不任而其子  
亦可以不仕乎於驅其三子而皆習為吏非父驅之  
子也餓驅之也不然了子老身笑然獨臥空山豈得  
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素居無聊於是投其隙而進  
迎之養說其重告之曰汝則順矣其若以身累人何

獨汝不聞夏諺不云乎中人十家之產寧日增一斛  
麥無或增一客汝既竊祿於使家矣又挾而父與而  
母以淮是能為主人增麥而及增客也可乎父既子  
似栢山之鳴每念此見之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  
不知此声胡為已上達大師之衡聽乎得見書云尚  
書面命之曰而父肯來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及讀來  
誨則又曰江山寂寥久矣一傳先声下至草木魚鳥  
皆喜色又聞有傳台意者云將肇修方兵連師之職  
加待之以末至客右之礼蛙廩鶴料亦與繼粟牙樁  
錦纜亦與浮家蓋父子窮愁之所願欲而不敢請者



我至公皆逆探其心而不靳其賜矣如是而不感如是而不就則木偶人而已耳少男幼與方為裝以赴澧之監河將以良月行姑候其行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十日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以福祿四海云

答謝提幹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於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又有韓柳之擬尚書固不減柳文若名德柳何望回至於某尚不足以充柳之衙官筆吏

而况韓乎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而尚書為最所命不應讓但作傳之說若作家傳則家人子之任非外人事若作史傳則合於今上慶元元年日曆中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字某臨江人也云云如某修孝宗日曆作張魏公欽夫李壽翁三傳是也今集閑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吏議乎墓銘神道碑惟命

答虞知能

某間者閣焉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授讀三過喜如之何蒙封示文直閣萬金之書寄聲於某商畧所書今



祖雍公言行款以議襄陽兵事冠於篇首恐未可也  
篇首正當書詔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殲渠魁國之  
再昌舍此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有警本路帥漕  
戎帥請發兵而雍公不許妄動卒無它虞此詩書之  
篇中足矣未足以冠篇也父文又謂其文名雍志此  
又未之則聞也前輩文集中止有曰墓曰銘曰表曰  
神道碑而已今創名曰雍志此為何等文書乎恐傳  
笑文士而後無傳也某今所陳者大大如曰不可則  
願請儒宗文師一代文手筆者為之某當再拜而避  
也

荅建寧府傅內翰

某伏以即辰穎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徽學內  
翰報政代蕃易鎮河股神天送喜合候動止萬福某  
老病歸欵待盡云耳山徑不共東西行者會鴈亦不  
我遇也款准一字其道亡繇獨有人甚遠之歎遣騎  
騎墜教字垂星語洗晴雪忽覺致身李中丞之側喜  
如之何家集拜賜三世文獻一朝快睹矧南宮望即  
典游深厚懷知永肩讀二三策未竟而泪落不能收  
也玄穎既佳又腆學落思軋無所事信十襲挂壁時  
一敬仰思王公而不得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



為占謝未詳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用畢能  
事

答泰和卓宰

某病身無偶搔首忽、偶聞剝啄柴扉者攝衣出問  
則詩家者流寄聲訪問生死者披讀驚喜即辰良月  
初吉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文惠化告成  
為裝王親借留不可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送似  
快閣新刻真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多荷多荷  
微惡語輒淮二絕句山谷有靈當笑小兒強解事也  
抒謝不在練仄練仄

與周監丞

某卧荷病空山祇有不如咫尺不見賢周千里方寸  
尊德傾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臺  
獨立一世之表三神離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惶恐小  
稟昨晚蒙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某本以  
老病棄官還家求以休息而東西每歲建堂堂之陳  
以夾攻之豈特楚人一歲七命而已無地可以說  
姓遁身者忽聞慈命頓解天殺敢以聞馬漢過不先  
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若雨未霽恭惟判府右史舍  
人尊契丈暮年政成二天化洽兩路披睹上流靜波  
神天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山野意象眇昏騎  
某惶恐敢有賤懇小兒幼與愚駮不才初試於澧之  
慈利稅官幸得趨事玉節光華之下敢望憐以仲尼  
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厦訓迪之挈携之全度  
之有萬其幸再有稟白先是上狀嘗以禮推吳承直  
琛舉及四員改欠職司合尖一章仰于台造乞持輟  
今年下半年或來年上半年一未削以成就其改秩  
之榮更祈早賜剡發至懇至扣

與江陵府楊侍郎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與愚駮不才初習為吏充  
員澧之慈利稅官遇有天幸乃獲趨事詩書之帥不  
勝大願仰轉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少陵突兀之屋  
訓迪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醴陵錢知縣

某伏以即苦雨下霽殊妨欵歲恭惟文季知縣國錄  
契丈暮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嫵  
均慶某老病侵加懸車待盡無足談者君子學道則  
愛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醴陵之民一何幸也廬陵



今秋兩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日大田可縱燎今日遺  
吏打門玉宇下墜思賢新記儒榮古詩聯翩而來珠  
流璧合七言雄偉讀之慨然起封狼居胥之意古文  
推健攬者宛然逼真柳愚溪之作崆峒曉日之光章  
貢秋風之清忽下照藜藿之門吹盡冠之埃也至崇  
陰丹筆之語尤足破陰陽家流之邪詞解鬼神應注  
之大惑有功於後學丕變于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  
記章貢道院或賦某學落思涸何敢授簡長者有命  
又不容固辭當欸欸擬呈別違人來送似求是正也  
許為築三徑小亭甚榮第小圃偪仄無地可頓去大

江二十餘里取財為運甍勞人費財切告賜免此心  
乃小安耳下稷天地氣頓冷噓呵凍指摧謝不莊仰  
惟洞視

與林總領郎中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與愚駭不才初習為吏充  
員澧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乃獲趨事使星卿月之  
末光不勝大願敢祈恃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  
萬間之屋訓迪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湖唐提刑

秉又生耳矣潘縣歲事定復何似小兒幼與之官澧



浦寄徑提封敬令一拜亟大願扣囊底書以振德之  
所祝愛重大業拭目壁水蓬山之際

與澧州趙守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太中幕  
府肇開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孚崇朝三神具依台  
候動止萬福某移病引垂車山藪亦渝藉芒寒色正  
之末光旁燭之也千里而遙何從晤對願言寶琮龜  
玉翔集孔鸞棄蔭未移天子有詔  
某竊覩近代人物眇然獨還竒絕特之產過半出於  
帝家之瓊源玉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府太

中用周室麟定棣韞之英漢宗鴻寶苑秘之彥而桃  
青燈磨破硯着鵠袍與四海九州之婁子鯁生角雕  
龍鏤之技水於饗虫爆竹之場取先群雄開其口而

奪之氣頽不雋哉至于鳴弦歌有學道愛人之去思  
分風月有驥足未展之嘉歎澧陽文獻是惟屈宋指  
折璠之窟宅也橘頌衣鉢今有傳矣褰屬爾惟而  
今修於庭戶之間又自得於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  
吏之所能為者耶敢以為遠民賀併以為江山賀非  
為執事賀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駟馬高蓋之門閣風方壺之



媿即日冬初恭惟尊、幼：受祉姪兆其惶恐有稟  
小兒幼與愚駘不才試吏之初適有天幸乃得走趨  
仰事宣州仁賢之至人真所謂人皆有一天者某不  
勝大願願恃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  
之屋訓告挈携之震風凌雨今知免矣

答吳節推

某屬者便了送花之婦囊篋細歲之報語在前書矣  
即辰苦雨未收恭惟景隆節推學士尊親以賓贊之  
良兼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玉媿均慶小兒  
幼與之官監河得記懿戚之茂東坡典王定國書云

吾兒即公兒也何俟多囑唐憲文字再趨之矣

與業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浪恭惟觀使大資樞  
使相公珍重臺間館臯伊冠倫御風騎氣松喬離衛  
均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昔歲吳推遣便了詣福唐國  
之奏記及其還也報以雲錦之華星之字書此惠已  
私多矣而又餉以荔子石巨之珍芳紅綃玉膚光映  
水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野人藜藿之腹人世烟火  
之腸坐覺三洗而九滌也榮感款次骨矣先是鈞樞  
台鼎小移大府之躔橐瓌戟轟暫作三山之行竊意



皇上未察元謂是役也周公分陝行且式適其衮衣  
裴度鎮洛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悟其假此其釋寵榮  
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主臣敢有白事項者不度  
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燥舉員踰七望八  
已三員輒仰子造化乞賜鈞播即蒙千金之諾以來  
歲上半年京削收錄之且頌矣以照牒吏今茲嗣歲  
至矣再遣便了駿奔以請奏牘一類文書敢以給卑  
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此恩也今晨始霜  
病指歆墮噓呵凍筆墨淡字歌皇恐皇恐宰席虛左  
止俟我公之歸告廷風雷四海傾耳

荅陰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年  
家文共理帥藩同宣皇化民咏堂第天迪仁賢台候  
動止萬福某老病不敏致敬小臯死罪死罪未見君  
子願言受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笋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大中龍虎榜之未陳簡若姓名之下  
如五緯天垂四嶽玉立頌公出我處相斷不逢庸非  
咄：在事那台座挈國濟民之業敲金擊石之文揆  
斯具遭斯世于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度宜也願  
俯同濂溪之集章貢定而來淮海何欵將西山之英



東湖之神俟吾墨卿臨之求偉詞俊語前拔落霞秋水之寂寞歟

其老矣而大見有迎養之請大師詒家招之書倘負薪小愈尚堪力疾一往則見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儂家牧而尺素修好乃辱其長者先施焉薄雲之誼焉矣策馬之殿但矣負荆之謝舉矣

某惶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捲即辰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止姦兆有廬陵委願畢力某惶恐賤懇大見長孺愚駘不才冒試制邑適有天幸得趨事介師之下風東坡與王定國書亡我公見即公見也敢以

此自歸於門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一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一  
與徐丞相  
尺牘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尺牘

與徐丞相

某伏以大冬有侏霽揮未舒即日恭惟觀使大現父辰  
左丞相上能造寒造物與游霄垠咸若河嶽盡獲鈞  
候動止万福恩閣相媿錫羨妖兆某山鹿野麋之小女  
夫須独速之生菴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於人間事  
恍兮如隔世矣犹有痛掃溉而不除者肯中一點耿  
耿感激授分之意氣不浸久要之然諾雖欲如寒灰



之不堪槁木之不芽病未能也而况野人之塊辱在  
化二大鈞之播寸州之心未振陽和三春之輝是可  
忘也孰不可忘也然双鯉尺素之敬有虛月於史涓  
千里命駕之約竟寒盟於載書不肉黃頭白眉高  
顯隱坐則有垂釣之偃行則有可咲之壁而然耶仰  
亦石蟹我趾危覆我般陸則有犖确之徑水則有陶  
歛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不作惡數日也若天  
清風明必思玄度高山景行独仰仲尼皇天后土實  
臨此側心聞相君潭公府与朱履落之久矣東望  
佳氣想見綠野之堂碧瓦佛日翹材之館華屋織

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反傾荒滄曾不得部燕雀侶  
龜魚于上下曳長裾彈劍缺于前後良可憐哉廬陵  
自七月十三日不雨一行槁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  
以繼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于今日遺秉又  
復生耳余生逢此咄、書生坐待土銼之不煙塵甑  
之不粒也老瓦盆慶藤尊不待寄稽叔夜之書而鄭  
不來矣三衢歲事定復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  
而小斲于九州四海獨不可施及于隣里鄉党乎專  
走便了奏記東閣畧無一物可以伴黃耳者竹明五  
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各一十合晉越贄諸籩人真



所謂野人之美芹子雖有區々之意亦已踈矣惟不  
標而出之大門之外有萬其幸天扶柱石人係鹽梅  
可不寶之珍之愛之重之以答揚其意耶以公歸弓  
之推尚能為聖世賡載之

再與徐丞相

某屬者專僕奏記恭相聞遠茲復賦親戚澧州推  
官吳承直瑯項蒙鈞慈頒照牒奉辛酉年賜上半年  
改官親民任丞相一倡群公並和今得奉五四員矣  
嗣歲且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宗文字敢祈  
鈞旨願指典籤特賜剡蒞以授去僕以歸有萬其感

恭惟如天之恩某實並授之

荅新車輅王判院

某伏以積雨新晴六合清朗即日恭惟子林判院鄉  
友歸軒錦綉待綴班行仲介燕喜台候動止萬福  
恭審錫綸言于殿城除州府之戶即寄徑子斯享衢  
於者乎惠我無疆言之不足寄贈潭帖古碑白燭皆  
清且佳敢不重拜惟為斯文自愛當有夜誦子虛者

與衡州陳通判

某伏以即辰景追週年霜酣霽日恭惟判府太中分  
月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



福其不慙菴友慕用下風吉蠲穎泓徹名謁者邈未  
担進賢之冠輒進保全軀之頌式佇駟百怒飛鶴行  
、蓋嘗究觀近代人物之鼎盛莫三山若也而鼎盛  
之中萃手冠出者孰屋大丘子孫之右者前有兩博  
士之制科後有一樞相之斗魁磊、相望日果星垂  
宋不乏人執事以撐霆裂月之筆收片玉一枝之名  
清風震山游刃破竹年甫強仕而聲已溢世昔人謂  
士元昨治中別駕不足以展僕則謂雖治中別駕亦  
未足江展執事也然東坡倅杭濂溪倅處在三先生  
則為遇也已顧不為兩郡江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

衡湘為執事慶而以執事為衡湘慶今人恐未知耳  
若老朽之人方幽屏待盡猶及見執事之蜚鳴也及  
今相聞獨不可乎惟執事財幸

再與衡州陳通判

某悚息再拜敬問台閔玉婁即日恭惟尊、幼、受  
祉山則有廬陵委願恭承之某惶恐僭有至 中男  
次公不習為吏自試訊征遠有天幸乃得走趨服事  
于旗纛旄麾之下親炙薰陶于宗師道德之側抑訪  
有之鄭渠無旱畝崑山無曠土前之說以徵恩紀之  
苑後之說以句樂育之惠惟執事垂意焉



荅范監稅

某伏以週年受代嗣歲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  
丈新除近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間者聞馬大不  
聞問乃心尊德無頃焉置忽攬誨帖驚喜不勝恭承  
來諭知先集刻印行矣儻切將有分賜于野人者病  
服作花苦無異書以金篋之日後此賜如飢腸雪轉  
而望胸踏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未見願寶珍大  
業立俟明廷孔鳶之集

荅贛州張舍人

某屬者行李還返因之奏記以謝喜嘉惠且一再思

以妻侄孫羅令瀛為門下荐乞特輟今年上半季首  
章原削以為破白之舉茲辱遣騎墜以玉字之書諭  
以金話之實大師之橐兜戟纛曾西柄而春風已先  
到河陽之飛李寵恩特達何異老身之親得出于其  
門也多言足以寫中心之感官壺拜賜臨行遺愛而  
不忘一野人况十邑之毗手書吏續食併深御戢錢  
行二詩別紙呈似依、知己之意抑亦見姦兆之一  
端云

與湖北傅提舉

某伏以即日田元至人猶寒暄恭惟提舉寺丞登攬



霜清寒采嶽動百吏震疊群黎謳謠天迪神保台候  
動止萬福其謹三肅九頓首奏記謁者仰惟財幸其  
半生漫仕十里九山常摧輶馬願獨有負特而矜喜  
者不曰盡交天下之名勝乎而其尤者則未有過于  
草堂一家之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公同朝一  
見如舊相識繼與郎中公同朝立談到金石處最後  
典內翰公在朝則篋羽在外則合符僕之于執事  
契似不薄也然有遺恨者識机未識雲觀萬方而未  
覩季才也搢紳先生曰執事詩似父似兄德業節槩  
似二祖其氣志宜過之無不及也而乘尚孟博之車

董壽昌之度乎否也惟執事小須之時有求于執  
事者非執事者有求于時也其老矣病矣已棄人間  
事矣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言天下之事矣然  
犹憐于執事者而不去者詩人不云乎空餘見賢  
心忍渴望梅嶺執事幸無忽  
某惶恐再拜僭問列戟拂日之門安期羨門之捲即  
辰恭惟由尊及稚茂介春謀某也里屋庸屋無一事  
可以效牛馬走之後者願承命者某惶恐致敬之初  
不應及其私抑聞之苑彼柳斯鳴蜩噫言大者之  
旁小者無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駘不更事初學為吏



今充慈利監稅之員適有天幸乃獲走趨服事一世  
之先生長者諺云鄭渠無早晦崑丘無曠土前之說  
願以徼福繡衣使者覆露之恩後之說願以沾旬文  
臣公教育之恩惟執事側之

荅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發襲六為七之夢擣駢四儷  
六之詞如遺所尊豈僕敢拜敬以歸納仰乞賜知趙  
戶荷領畧欲見職令之辨渠于台造旦夕必自呈爵  
里也某惶恐復有至懃南昌令長孺乃某長男也不  
才試邑適有天幸乃得趨事綉衣之下風敢祈先生

長者賜以萬間廣廈之庇或他時考察所部官吏之  
殿最願沾弓荐墨之膏潤寒士寸進繫此一援手千  
鈞之巨力抗之則九垓之上棄之則九淵之底惟仁  
人動心焉不勝祈扣深切之至

荅臨江葉守

某伏以維伸之久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  
丈流化名城暮年報政民樂豈弟天迪忠賢台候動  
止萬福今慈書雲舊綯迎日舒長陽氣潛萌君子道  
長裛對小至瑞慶大來某以國郵不敢哦烏、拊缶  
之昔為魏、大厦之賀及動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



錦之書月對華星之字三反九復清風襲人又重之  
以縹玉之酒金漿之醪先荐屏攝洗琰開堂漢之蘭  
生隋之玉藏沙洛之霽醪程鄉之若下風味勝絕何  
必減馬吟牕凍壁頓生春温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  
先生之聞孫祥刑使者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  
文學政事兩有家法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  
風自北而南洋、盈耳也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  
之名徑登春風玉筍之班、也蓋日望之高蓋列祭  
之門安期羨門之媿即日恭惟尊、幼、受祉山則  
廬陵豈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者驩以承命

荅本路彭提刑

某屬者上記以謝劄荐羅親之恩蓋出于聞而知之  
也既而羅來訪具能言契丈所以延佇者甚厚既飲  
食之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其擾清治端不少也  
愧感何以已慈家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兼以  
石刻且辱妙句寵和壓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舊若  
臂痛倘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于書問舊疾復作  
不能執筆敬請女壻陳丞代書此殊不滿也併幸台  
恕

荅萬安趙宰



某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朝  
議契丈鳴弦政成民咏惠和神勞豈第台候動止萬  
福近新進奏判院曾仲卿相遇極談龍頭書院絕境  
江鄉未有恨不得飛墮其間觀文物之盛也茲蒙遣  
騎墜教有霜柑黃雀山藥之餉厚意所臨拜受珍感  
獲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于書問舊疾  
復作不能執筆敬請女壻陳丞載書此心殊不滿也  
併幸台恕

荅隆興張帥

某恭承緘翰系以重以名酒旨多洗殘開雲漢之蘭

生隋之玉藏沙洛之醪鄙程鄉之若下視此風味之  
勝絕何必減馬榮感之衷已奏記摧謝矣別楮又勤  
親染華星之字煖律之詞煩休桺至連雲無栖病身  
莫寄而嚴鄭公之眼獨為少陵野老而青鳥窮途易  
感不知老淚之沱若也小男幼輿前月二十四日已  
之官澧浦之監河矣而天寒既降老妻有小痼疾怯  
寒特異待春微和當議行期也

荅福帥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辰書雲藉絢迎日舒長恭惟判府安撫華  
學尚書尊契丈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威惠允洽天人



咸若裛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六月  
聞新安福林簿侍問來自三山雲有歸者。因之奏  
記以賀建牙且謝戟纛出脩門之日賜書告行其中  
稱。與徐達書酷似柳子云者今蒙高誼不遠千里  
遣一騎寄雙魚驚喜披讀乃知此書未達何也契犬  
幕府肇開曾幾何時而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  
頌已典風俱馳與川爭流君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  
之政故應如許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而來教乃謂  
自今似之官之後頓起歸歎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  
子丞相本朝之呂大小申公。家光正大參煙靈在

上門戶之責不責之賢孫而誰責也契犬勉之頌祝  
羅也蕉黃漆園髹器君謨水蒼之鏤鍊師蛺蝶之羅  
歲時雜記又得異書此異矣隆拜不勝感戢之至辱  
問近詩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絕句謹錄呈似未見  
君子願言珍重乘此一門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先之  
以世官申之以韋呂旦。望之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媿即日垂歲令節恭惟尊  
：幼。受祉小則大兒長孺近七日庇職南昌縣事  
中男次公去歲仲冬厄職衡之安仁稅務小男幼與  
前月下瀚放行復澧之慈利稅務仰蒙輒及故稟有



委願承命戒

荅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今月十一日已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似矣今辱遣騎下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偶然參差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帝謀元帥公應時咨自玉虹翠浪之鄉建羅帶碧參之藁恭惟惟慶公偕有至懷妻姪孫從政即靈川令羅瀛既冠收科能文政幸得仰事詩書之帥敢乞先生長者特輟慶元七年上半年一京削為之破白之存一徑拈出諸司之和不起公受此恩也拳：至扣

荅臨江葉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猶寒已燠恭惟公官暮年而化千里而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公黃冠野夫又逢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如葱躋彼公堂稱觴介壽隔一帶水罔克駿奔甘心怡然獨有跋、乃蒙持行李墜以玉書慰存助愉訪問生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占謝勿尊何以報德上言如餐飯下言長相思先賦是詩以為善擣卿月昇金掌玉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為書頌云

荅隆興府張帥



伏辱專介疾馳中宿而至手札下建累百其詞報以大見屬疾之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以生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勳問及復商略家藏萬金之良藥輟以餌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以炷之小變則為之感額小退則為之解頰竟與起死可謂更生叢尔小官受若已子煮載鞠育之恩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亦得大見親書報以小愈惟是叩恩載仁不知所報抗四之草頌印之龜未慙由衷之萬分也以謝一二仰惟嘗省

荅隆興府張帥

某恭承行李柳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門者弗越于信次先諭之以見疾之小愈申告之以見体之復初深惟生死骨肉之恩私弥覺河海華嶽之淺鮮何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今此見效死門下抑折骨絕筋而後已奚服箱厄塊之足辭維不足于使令晨僅能執筆抒謝于後矣不勝主臣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孔迩恭惟驩慶小緩脩賀乃辱相先遇以三子皆出無分勞者罷于書問臂痛復作自此恐與管城子



永絕交口占刀筆吏摧謝併惟大貸

荅安福徐令謙亨

某伏以即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惠  
化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公生無  
他好而惟文調之好願近世古音絕響久矣談學問  
薄之以為技驚僂偶者設之以為淡于是退之五  
弦可薪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誠不自意彭蠡之濱  
有執事獨奏八之所莫奏而味人之所不味頭白肉  
之叟竊伏林下聞其風而悅之豈不屬垣其霖雨  
山之遺音染指于亟牛歛龜之惠餒哉大兒長孺曰

翁嗜之見有之當翁奏翁啖也斗菽敗筮未始云獲  
而大瑟中琴山層海錯畢陳于前矣滿聽清錡大嚼  
雋求何其奇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遠  
圖如搃壁記見勸民之深惻如吾畫記續愚溪之斷  
弦每竊嘆惜古文其遂惜矣延斯道九以炳來者  
不在執事其將烏在楸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為甚且如負家  
歲收米鄉小年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  
米四百石他戶可類推也恭聞使司移文委本州趙  
倅同吉水秦宰鑑和糶米一萬石此声一傳民戶駭



惧君乘去秋八九月未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  
而使司之命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安得餘米以應  
公上之糴乎萬一州縣奉行則號令必峻追逮必急  
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下燭民瘼  
特典改命速行任糴則一邑生齒免轉徙他邦指瘠  
溝壑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秦宰有公劄  
子來未。一言于使臺併以呈似

荅經左史張舍人

公恭承一介行李墮八法觀書寄以三碑拜受竦感  
造此小溪驟漲春雨新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以利

涉者而又野人蝸牛之廬門不容轍巷不容軒元戎  
小隊橐兜拂日旆旌絳天前茅所次羅闔所呵將子  
何以頓之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摧謝十分未見  
其一端也

靈川羅令瀛已荷季喏賜以珍章敢望終惠

與周丞相

公累得譙翰峴書云丞相許為其先碑題蓋今此文  
已就敬季陳情特以呈似又有傷理有礙者害辭  
者願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師用先是石人峯  
詩仰勒妙跋詞蒸湧葩源委洞徹盡發曹劉李杜未



覩之秘覩者以為某之詩真足以當此不知老先生  
眼力到處曾中蘊此一段詩評久未吐出特因公而  
發故借石人峯以裝鋪席如子美之黃四娘退之  
毛仙翁東坡之雲龍山人半山之方仲永耳所謂周  
子之兄之前不得談莊生之化為蝶也荷、長孺次  
公幼輿前後皆拜祿之墨三子之免且有進寸之  
望矣感恩豈有涯哉

與淮西韓總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為甚五月大水  
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幸而間有陂塘車戽者救得

三五分而十月一雨連五六十日高者生耳下者為  
泥土且如貧家藏收鄉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  
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石可以一葉知秋也屬者  
恭聞總領魯大行下倅廳收糶米七万石趙倅及州  
民上下恟惧不知所出趙君即具公文乞行蠲免適  
有大幸而台坐肇新總臺之政仰蒙特免其半此恩  
不貲州民始有更生之望然此舉若乘去秋未熟之  
時糶之尚恐無可糶者今民間旱後入春安得餘米  
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糶其米則州縣奉行號令必  
峻追逮必嚴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敬望上應列宿之



揮未忘舊都之民特典改命盡典竭免則一郡生齒  
免轉徙他邦捐瘠溝壑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  
而已趙倅以公受門下知遇不淺來諉為邦民一  
言有書來囑敢併以呈似

荅吉州趙倅

公屬嘗奏記仰干使廳給榜約束水利事特蒙報教  
其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威茅魁之  
謠不寧唯公一家菴稚之感恩而已茲領帖誨命戒  
韓總領免糶之言尤見勤民之仁心公亦受賜一人  
之人聞之距躍三百驩以奉承敬以呈似覽畢望願

指書吏緘而獵之幸甚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公今晚得邸報恭審契丈膺受玺書徵還金闕即傳  
除日遂冠從班恭惟驩慶公辱在英游之末其喜其  
忭尤在人先老身遠跡欲送南浦其路無繇敬哦唐  
律兩章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

荅湖北趙主管

公昨蒙維舟江湖迂轡山墅猿鶴驚喜泉石焜耀老  
病之人何榮加焉伏承誨帖加遺少失元直之藥四  
客卿三墨兵一周粟誌拜受至感徵小詩今以呈似



諸公牛腰併歸行李

與湖北唐提刑

屬某者一再奏記尋當徹聞茲復三瀆未語先忸伏  
自台座未登攬之初當亟以親戚澧州吳推藻為荐  
亦聞進拜即屬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許以論  
荐而告以少待此意已不賞矣然諸公間皆荐人來  
那融未行極知區處不易今則上半年文字已不敢  
希覲矣△△豈敢吐、相遇耶吳推秋滿近在今冬  
考任過足已有舉主四員所大闕者所極緊者正患  
未有職司典合矣之章也二者之恩舍門下誰適者

代者念夕至則詰朝秣其駒矣嗟乎殆哉爰乎△誠  
不識好惡千控萬告欲望台座特輟今年下半年一  
京削以成就之吳推一生昇沉視此一舉豈惟吳推  
感此憐載生成之恩△是並受之諸公所荐多有初  
到任者似未渠晚也意迫詞危併祈未督過之尤幸  
尤幸

△恰作此書間忽得大見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來  
報云小兒幼輿誤蒙異顧特招入臺暫攝幹官老矣  
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賞之恩孺子渺  
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厦遂得託而棲九里洪河遂得



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生長者教育  
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終始存而全  
度之不勝大願

答吳節推

△昨晚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諭及唐憲文  
之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令復往唐文一  
書就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詣澧浦奉報  
仍批戒勿與令時復一提之也慳切之詞不遺餘矣  
後欲復作蔑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以及矣公幸察  
我

花皆奇品千葉無層第石門劉氏二枝皆未見花  
枝葉一色二種也去秋來書云二種非也

答新塗縣鄭宰

△伏以即日禊事孔迩毛空峭寒恭惟判縣、議契  
兄學道愛人期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福△  
敬恭上記以謝先施伏惟財幸

△屬者選朝文丈侍郎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亦聞  
梧竹鸞鵠五色炳蔚剩欲滿聽戎談以濯軟紅後、  
卒歲竟乖微尚遺恨逮今敢圖誼槩崇岷先我继好  
一封雲錦之墜荆扉訪問死生激烈哀孺自視歛然



何以稱此惠也侍郎起居狀遂得剝聞便覺玉立長  
身在吾目中欣遇豈少哉最聲藉甚下轉上聞密縣  
故事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蓋少頃之

荅虞制機虞知府

△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相行李賜以申札  
申以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也師相先  
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等所示言行數  
千萬言古人所謂身不能究其說者△今年七十有  
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  
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

過四五十板二三萬字△所書正有五六十字皆三  
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比例纂成一編版  
數字皆以為準却再示及當為落筆蒙貺厚禮既未  
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折封點數依前緘封貴  
來介交領回納完庫伏幸察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二

東宮勸讀錄

陸宣公奏議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  
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戎之策者皆以嚴九為至論以  
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  
于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王薄伐之師止于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內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于秦築長城征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于上策聖人蓋得之矣而尤何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之上策乎蓋具上策大槩有四曰脩身曰愛民曰用人曰立政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脩身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怠無荒朝夕策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得主無可議國勢無可窺四夷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上策也而曰吾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足以知之

國家自祿山煽亂肅中宗興撒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于是吐蕃羣吞噬無厭回紇矜功憑凌亦甚



萬里曰自古夷狄之患寇攘中國則有之矣橫行中國則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橫行中國者非夷狄之入中國而中國之納夷狄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其典之弊是也是以聖賢相承中國成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禍此結夷狄以取夷狄之過也至今勞

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擇得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

以佐威能迩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次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寢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仁忍小以全大安而居其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容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必剋不開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大計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



藩牆固其門閭虎亦安能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駭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以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于靈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于取兩京而欲速是故乞師于吐蕃借兵于回紇祿山則亡矣兩京則復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于唐亡則不正其過在于結夷狄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起義兵平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靖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

無突厥之寇是以肅宗祖其遺策也豈得誤肅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天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夷狄以取中國且不可而况結夷狄以取夷狄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來寇則與之戰不來則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列聖屈己而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復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



特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

太子曰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薄錄在案三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小才小慧時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諛諂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之變理宣亮之業盡在是矣延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讚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

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及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于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為宦官宮妾之職無事君之大節而以伺為小忠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蓋初以小察而或中故主嬖之以為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矜盆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不幸也



嗟乎參之譖贄也不遺餘力而贄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君子小人之用心其相去遠近何如哉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受欺奸諛是故然矣至于參之譖贄何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欺使任贄有終豈特可以還貞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搬運已甚艱辛常追春農僅能得半今若更徵一千萬

束仍今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厭其為騷怨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此來領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載車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十里遠者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領車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達之草唯計般運當三十有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



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  
謂之和市則名寶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為度支建折稅市草之議每束折錢  
二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脚之費  
為錢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為錢十有七今延齡  
每一束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  
而行其說也蓋舊制為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  
增之也較之車脚之費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  
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  
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蓋減車脚之

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  
之所減為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為羨  
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愈尊此延齡之所以賦其直  
也德宗一歲樂于得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于失  
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  
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為羨餘者非增其所當取  
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培克也減其所當  
與者剝削也裴延齡以培克剝削而得官職德宗得  
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  
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笏白 太子曰進言易聽  
言難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為難贊之事德宗論諫  
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充  
舜可以為湯可以文武下仇不火為漢之七制唐之  
太宗德宗不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唯不聽之至于  
疾之惡之怒之怨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贊不幸為  
龍逢比干未知德宗何如耳此非贊之不幸也唐之  
不幸也然君臣之相與固不遇于同守而遇于異世  
者贊不遇同時之德宗而遇異世之聖主既使金華  
之官讀之于講筵復使鶴禁之僚讀之于東宮蓋異

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而傳之子贊而有知  
亦必自慶矣非贊之慶也天下國家之慶也 太子  
曰侍讀每于講讀之間多所發明甚有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 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  
康之貶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主  
而殺之、而至文帝、于至問營陽所以至之  
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于義康



初任之以國柄卒置之于死地至使義季亦托酒以死又可哀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復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于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而殺之烏得共我校耶彼公時旧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大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已來殺傅亮殺徐羨之殺謝晦殺檀道濟裴方明送濟之

死舉憤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王聞之曰道濟死吳于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一主在己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殺無辜不可以害忠良倘或兼是數者而有之外則為敵國問罪之資內則為奸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為之者商紂隋煬是也紂之惡自以為有命在天也然其武王罪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斲朝涉之胫剖賢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



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為教國問罪之資者也  
隋煬帝惟疾人諫曰有諫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  
李密得以遺書而赦之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  
東流之波流惡難盡此所謂內則為奸雄倡亂之資  
者也文帝南朝之賢主也在已無天德在民無虐政  
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  
招魏主嫚之辱使其在已有天德在民有電政有則  
魏主之書辭其止于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  
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慎歟 太子諫然曰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石列

于衢路此人見者譖之以為暴楊國惡帝命誅  
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  
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受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止其  
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而除  
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  
國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  
之以為罪不至死太武誅之志已甚矣且夫一人抵  
罪妻子未必與之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不與知也  
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



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甚非人主之福也  
法太峻則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  
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  
亡太武及身而殺萬里聞之蘇軾曰生民以來未有  
祖宗之仁厚蓋歷代虐刑至太祖而盡除本朝  
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勝威禮  
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祖宗相傳以為家法未嘗  
有大誅殺也而况于族乎故後之人主雖有不測之  
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蔡京誅止其身  
而不及其子孫不過流嶺表而已蔡氏子孫至今猶

富也國祚久長寔基于此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  
曰祖宗相傳只是一箇仁字

王欲伐魏王元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  
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其法  
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  
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無釁宋  
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以為不可沈慶之以  
為不可太子劬蕭思話以為不可而元謨首倡兵端  
帝謂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元謨



者輕而喜功貪而虛下是何足付 一敗之餘邑里  
蕭條元嘉之政哀哉昔臧官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  
答之曰舉天下之力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  
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元謨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  
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惧退走魏人迫之死  
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其所謂去者非甲兵之謂有  
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  
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共以賞

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元謨首勸北伐身為  
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頌文帝不察  
耳誅元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  
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  
元謨則置而不問焉帝之賞罰為有法乎堯舜之  
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之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  
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敗如是而欲取人之國  
不為人取國之幸矣

魏太字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  
不法太子仇之居道盛任平城有寵于太子皆



于爱不協愛古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  
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  
惧誅弒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  
患之謀奪其權宗愛怒弒余源賀陸麗立皇孫  
濟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弒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故舊尼  
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信倖  
而魏太武以弒殂蓋太子晃之初起于已信已之小  
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祔生于聽小人之  
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

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但宦官近信  
中有小人為多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  
柔佞為正是為小人以諂譖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  
爭遇利則奪是為小人小人之亡國敗家其情狀雖  
千變萬化而大畧不出于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  
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于宦官宗愛之手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  
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  
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于此也始親其人  
者過也聽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聽其言而不果



于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  
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座唐武帝信江充之  
言而殺戾太子豈特太子冕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  
而弑于宦官李輔以獻宗之英武而弑于宦官者陳  
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間  
之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殺之近習小人之禍可  
不惧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日立  
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與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  
寵于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摠內政由是太子劭

深惡淑妃及濬：惧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  
劭更與之善劭濬並多過失劭為上所詰責使  
與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山形像理之陳  
慶國以其事白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  
育交服為尼匿于東宮上怒甚欲廢劭以告潘  
淋妃：告濬：馳報劭：與腹心隊生陳琳  
見齋師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  
子與張超之等數十郡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  
拔刀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尾捍之五指皆  
落遂弑帝



萬里曰凶劬之惡滅天理斃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于陳琳見張超之苛小人在側而發于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宮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擇中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薰染使得養成其不善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盡惑于宮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即四月戊辰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兼太常寺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修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



之法猶或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  
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  
以勤儉也而二君不皆以荒淫召亂天下幾至亡國  
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報  
君父之仇亦可稱矣然位終幾日而淫其叔父義宣  
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姐妹也齊詩謂之鳥獸  
之行所謂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朗上疏告之以備  
邊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宮壺告之以辨毀譽  
亦未為犯顏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  
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

比隆文景本于郡縣守令擇人久仕故也帝守  
變文帝之制以六周為三周以久仕為教易所  
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修身  
齊家之德其後卒為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質  
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于民內則  
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弑一  
已失德而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  
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慎哉雖然人君之  
謹始不在于即位之後而在于未即位之先使  
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



其德平居為賢主然後一旦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乎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王立子弘為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也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為太子也何傷之有然而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于此二帝三王未有是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鈞弋而立昭帝其意以彥鈞弋不死必禍昭帝如呂氏也不知鈞弋死而昭帝天後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後魏未元知也特其殘忍無親猜防太過

以為君亡而母存則皆為君之禍也于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元殺有所不及殺非慮之遺也天之數也至于胡心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亡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主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威靈之主而武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諫赦事皆人難言者高祖賞之



此三君所以興桀殺龍逢而止紂殺比干而止隋煬  
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止明皇殺周子諒而幾止此  
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  
大于殺諫臣也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郎其罪大矣  
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止者  
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規時之昏明以為己之語默  
古之明君必規臣之語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  
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規其  
臣危言而不諱足見在戎有從諫之聖規其臣言遜  
以避禍足見在己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

周郎事昏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  
孝武怒正直之言殺忠諫之士至于陷其身為  
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之君臣相與之  
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詭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  
尤不可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群  
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于燕使荆軻刺昭皇  
統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手而不敢救趙高說  
二世謂人主當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



于望夷宮之弑逆二世乞為黔首而不可得此君臣  
之情不通之禍也宋閔斬宋萬為宋萬所弑陳靈公  
戲夏徵舒為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  
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群群臣燕嘉賓燕朋友  
故舊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于  
群臣燕集未為過也至于使之沉醉嘲諤則過矣君  
而嘲諤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諤其君則臣不臣天  
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于君臣嘲諤三  
綱五常于是盡廢矣此則宋之所以不永也

### 三朝寶訓

#### 初讀三朝寶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  
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  
如所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  
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  
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敢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  
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賢納諫當法  
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 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  
十二年海內當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仁厚民  
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為 本朝之堯舜此雖 仁宗



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三聖為家法之效也自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為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復祖宗之舊天下大悅元祐七八年間號為盛治此隆慶曆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為復新法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祖宗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祖宗薄賦歛後世重徵苛歛而民貧祖宗簡力

後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祖宗納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世人主之權下移



于近習 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國之權盡當  
于宦官 祖宗時與夷狄堅盟好息邊塞後世結金  
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蒸止 祖宗之法亡而中  
國之禍酷矣現 仁宗之法 祖宗與後世之背祖  
訓而治亂興亡之鑑昭々矣可不痛哉可不惧哉

東宮勸讀離錄

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  
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邛曰歷代仁厚未有如本  
朝者固及小人砍害君子必指為朋黨為誹謗



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而死  
光堯悔之

萬里曰此事非光堯之意蓋群臣汪黃之意也汪  
黃惡其發已之奸而誅之而其謗及光堯爾

太子曰所謂黨為即類之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  
豈特以黨為罪哉又曰嘗讀骨鯁集見陳東上書其  
意甚忠但汪黃視之以為仇故殺之也既退萬里贊  
葛詹事曰陳東之論甚佳葛曰此是文節同不可使  
東宮不知一日講讀畢葛却因款語及一胡臣中風  
暴卒者太子曰何遽至卒乎萬里曰風者虐之極

也如木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蒂遇風則落士大夫  
以声色斲喪其根本故至于此太子曰人之根本

在元氣豈可不自愛葛却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  
不乱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欲而不乱易富貴者  
有可欲而不乱者雖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願行之  
難耳可不戒哉萬里因舉及仁宗用諫疏首黜疏  
頭天人事及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无奏樂一  
日是日召對一士大夫未對間一宦者持幅紙呈奏  
樂故事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仁  
宗怒曰何辱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得此彼聞



之必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樂不憂勤天下端午罷  
奏樂自此始人主何必遠師堯舜自有本朝堯舜  
葛郊又因舉及仁宗時宮嬪一日群讀通選仁  
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曰此事在官家何問外  
廷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箋一幅御筆書曰某人  
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妤以遺之曰此即王  
命可寶藏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  
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仁宗曰我  
固嘗謂汝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丁奈何于  
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太子欽賞不已時諭

諭德沈揆講尚書至不迹声色萬里因舉其說曰遠  
見沈揆講篆云迹近也不迹声色者不近之謂也近  
之且不可而况孰樂之乎此論甚佳太子亦曰甚  
佳萬里讀陸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  
太子曰參譖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  
曰參之奸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比使在庭錫宴知太宗正趙不  
息建言六皇太子錫酒方立飲于前而皇孫平  
陽郡王安坐于後父立子坐非是情改定其儀上  
下其議太子笑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父



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典從官坐席再重  
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亂班時論服 皇太  
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子賈俸秩滿還奏事因  
言及道經鄂州大將郭果掎克軍士狀上遣人廉其  
事果伏軍中權酷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  
千疋鬻于軍不受故怨而譖請典偉辨上以其事付  
太子議裁六以聞 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  
動搖亦不可以言罪偉 則言路自此壅于上聞  
矣朝議避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日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

讀既畢 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陰陽升降之理也詹  
事葛邲曰陰陽之升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長則陽  
消陽長則陰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  
曰治亂安危亦然 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脩  
豫而小人贊之以奢侈贊之以遠功非安而不忘危  
治而不忘亂也萬里讀三朝寶訓至 祖宗不殺羔  
羊不食水禽及榜故倒等事 太子曰祖宗之德仁  
儉二字而已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宋孟昭圖朝上  
疏暮不知所在萬里執牙筴田唐僖宗典宦官田令  
孜陳敬暄同處議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曰



令攷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沉于墓頤泮  
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事無可言者萬里曰唐自  
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于唐亡太子高力士以  
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使觀書親近  
儒生萬里曰此仇士良其黨送歸求其教士良誨之  
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則我輩踈斥矣當  
以田獵声色玩好娛悅之則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  
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  
子文宗不勝其忿遂与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  
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不真

可去乎蓋是時老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  
與君子圖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  
太子曰然



淳熙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奉祠于是  
東宮闕侍讀一員時經營欲得之者甚衆一日啓事  
余處恭葛楚輔見梁丞相丞相問云宮僚闕勸讀官  
如何余葛二公對曰今日請問固欲白此乃合辭以  
誠齋為薦丞相可知既而廟堂諸公將進擬在選中  
者凡七八人余葛又與廟堂議損其數凡經營者皆  
削其姓名乃定議以吳春卿陳蹇叔胡子遠何一之  
及誠齋凡五人連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呈  
上閱至胡子遠云也得又閱至誠齋云這箇好也麼  
遂得旨以誠齋兼侍讀命既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



諭德沈虞卿侍講尤延之上講堂

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讀得非近日上封事極言者乎余屬恭對曰是也其人學問過操履剛正其誠實又甚真尤工于詩太子曰極好此間亦有數人徑營欲得之皆是由徑政不要此等人今除楊侍讀極好余屬諸公既退更相賀以謂宮僚皆得端人正士不容儉人曲學于其間也先是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天災地震虜情備名得國勢君子小人凡三千餘言不報余屬恭因講讀之暇嘗為太子誦之太子竦聽稱善故知誠齋姓名云

太子即光宗皇帝史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端禮葛名郊吳名燠陳名仲諤胡名晋臣何名萬沈名揆尤名袤上

孝宗皇帝誠齋親結主知天語稱好誠齋不負天子讀陸宣公奏議讀資治通鑑三朝寶訓皆效忠規于太子時人以為稱職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長孺謹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二終



冬  
子  
昭  
示





